

试水

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有人将中国的80年代与20世纪初俄国的白银时代相提并论，大家对美的好奇和未来的憧憬，在久经禁锢后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美人挂历的产生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挂历是由民国时期的“月份牌”演变而来。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成挂历的形式。当时，上海粮油、纺织、茶叶、机电等涉外公司，为扩大贸易，每年于圣诞节前约一个月，印制多种挂历运送到海外各国作为宣传。它的形式，最早多为六开、四开，随后发展至对开甚至全开。挂历出现时，因印刷精美，又是非卖品，许多家庭求之不得。

最开始流行的是风光挂历。奚天鹰没想过，为方舒拍摄的这张生活照会被印成挂历。之前，他只为单张年历拍摄过古装美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在此之前，这属于‘封资修’，是要被打倒的。”

1983年年初的一天，奚天鹰和中央影视公司的几个朋友聚会聊天，突然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张知名女星的肖像照。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集中起来，出一本挂历？

在杭州市武林路125号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暗房里，当时社里几乎所有的领导，以及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人事处处长都被邀请来，观看这12张“可能会惹麻烦的照片”。会议作出了没有决定的决定：还是一把手拿主意吧。

社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为了赶进度，特许奚天鹰坐飞机赴京。在华都饭店，奚天鹰把全部样片摊在社长面前。社长一张一张地看，依旧举棋不定：“要不让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给点意见吧。”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26.硬碰硬的空战

5月28日星期二，德军第1、第2和第7航空军的轰炸机开始对敦刻尔克发起空袭，保护它们的是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的战斗机。就在同一天，英国空军的参谋长向前线的英国空军飞行员们发出一份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尽最大努力”。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奉命保护敦刻尔克海滩，要“从日出到日落，让战斗机持续巡逻”，而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的空中巡逻分队“至少要有2个中队的战斗力”。德国空军将迎来第一场硬碰硬的空战。

英国空军面对的敌人规模是集团军级别的，所以他们每次出击都必须派出更大规模的飞行部队——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能执行的任务次数会变少，两次巡逻的间隔时间也就越长。这些“空白时间”会被德国人充分利用。英国战斗机司令部也要首次面对严峻挑战。

英国空军54中队28日上午进行了拂晓巡逻。埃尔·迪尔发现1架德军的道尼尔战斗机，他追了过去。“我朝他射了一梭子弹，”他说，“然后我突然发现，那架飞机后方的机枪手在朝我还击。”他感到自己的喷火式战机颤抖了几下，然后座机的冷却系统受损，只能迫降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

28日清晨时有雨，空中布满浓密云层。德国空军被迫留在内陆，攻击镇子和港口。英国空军610中队的约翰·埃利斯记得他那天进行了两次巡逻，但能见度很低，他没有发现敌人。由于暂时不需要担心德国空军，他的中队“时不时低空飞过海滩，给地面上的陆军做出一点鼓励，告诉他们，我们就在附近”。

德国空军被28日的天气所阻拦，第二天早上又遭遇低云层。然而，中午天气好转，德国人得以连续实施大规模轰炸，其中两次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这一天，英国的凤头鹰号以及其他许多船只都被击沉，防波堤也因为指挥机构的错误决策而被停用了数小时。

5月29日，德国空军获得巨大成功，以至于总参谋长汉斯·耶顺内克改变了自己的

美人挂历兴衰录

◆ 刘博智

1982年的一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摄影师奚天鹰到演员方舒家做客。奚天鹰和方舒是多年的朋友，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想给方舒拍一张肖像照。奚天鹰迅速按动快门，留下了一张回眸微笑的半身像。

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录在198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开本挂历》中。这本中国最早的“美人挂历”汇聚了沈丹萍、刘晓庆、陈肖依、方舒、斯琴高娃等女星，印数高达22万册，创了当时挂历发行的纪录。

于是，奚天鹰又拿着样稿赶到天津，找到正在开会的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刘杲把反转片的样稿一幅一幅拿起，对着阳光仔细审视，又一幅一幅放下，不发一言。沉默而仔细地看完了所有样片后，刘杲终于转过头，对奚天鹰说：“这些演员的照片都很健康，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出的嘛！”

这本名为《影中人》的挂历一摆上当年的订货会，出版社会计的算盘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22万3千本？没算错吧！”奚天鹰吃惊地问。会计把各大新华书店的订单重新又加了一遍——没错。而此前，一本普通挂历能有两三万的预订量，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绩了。

《影中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区的美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挂历，并逐渐汇聚成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潮流。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姜德龙在求学期间对中国的挂历审美做过专门的研究，并为此收藏了近三千张挂历。他分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挂历热，既与贫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与长期处于思想枷锁

后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适应。“那个时期的美人挂历的标题往往是‘韵’‘纯’‘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美的定义，但画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热辣的。可以说，在信息流动尚不畅通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

大战

整个90年代，“挂历大战”年年都会打响。《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介子平在《挂历风云一瞥》中写道，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摄影、西泠印社、中国美院四家出版社当年的挂历总发行量达210万册，许多品种单册印刷都达到了10万册以上。每年12月中旬，各大新华书店里的挂历已大部分脱销，存货很快也批销一空，出版社每年都会紧急加印十余万本，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那时的挂历，是没有库存的。”奚天鹰说。

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每年增长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



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挂历为出版社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效益好的那几年，奚天鹰原来的日本玛米亚相机，换成了瑞士哈苏相机。他骄傲地回忆，当时浙江省各个出版社集资盖楼，需要200万元，“人美社第一个交齐了钱”。

利益也催生了欲望。当时，出版及销售挂历需要有新闻出版署核发的书号，搞不到书号的人便铤而走险。比如，1991年后，浙江义乌出现专门非法印制挂历的“挂历村”。盗印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不经出版社允许，与印刷厂串通私自加印，或直接向别的印刷厂购买挂历版样印刷，一些实力较强的，还会自己拍摄一些着装暴露、尺度极大的女性照片，以扩大销路。

果然，媒体上出现了对挂历美女审美的批评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随后也推出规定：挂历中的女性“三点式”照片，必须在体育场馆范围内摄制。

尾声

美人挂历的衰落，似乎是从一

枚钉子开始的。

千禧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商品房，面对刚刚刷好的白墙，他们犯了难：要不要为了一本挂历而抠进一颗钉子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时代衰落的表征。挂历市场的繁荣和衰落，由多重因素叠加而成。比如，对公款消费的控制。1996年，北京市政府便明令禁止公款购买挂历，随后，从80年代初兴起的美人挂历渐渐黯淡了。

据统计，1998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注册的销售挂历的批发零售书店，已由原来的150多家减少到了32家。

钱豫强的最后一本美人挂历拍摄于2006年。他形容这次拍摄是“兵败华容道”。这本挂历只印了一万册。整个2007年，浙江人美社全社只出版了这一本美人挂历。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国内互赠挂历的通知》，并对挂历定价进行最高限价，已处于穷途末路的挂历产业迎来了最后的、或许也是最严峻的挑战。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被称为“中国台挂历生产基地”。这个面积只有40多平方公里的乡镇，有着200多家台挂历生产企业和个体户，占据了国内台挂历市场80%以上的份额，年销售额曾达10亿元人民币。但据报道，2013年“禁令”和“八项规定”实施以后，当年的台挂历礼品展，参展商便由高峰时期的400多家直降至120家，订单量也只有以往的一半。原来，过去一半以上的订单是由政府单位和金融企业撑起的。

苍南县的台挂历企业如今已将生产和销售市场转向了国外华人群体，挂历的主题也多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家居风景为主。美人挂历，变成了一个有点土气、又带点风土气息的词语，很少被人提及。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4.古戏台上《琵琶行》

那是200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黄蜀芹接到梁谷音的电话后，握着听筒发了半天呆，问：“为什么让我去当导演啊，我对如何排昆剧一窍不通啊！”梁谷音说：“黄导，您拍过《人·鬼·情》，也喜欢戏剧；您更有戏剧家学的背景。我们请您做导演，就是想由您来打破旧框框，在排演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啊！”

很快，黄蜀芹拿到了剧本，研读后被深深吸引，喜欢的程度不亚于梁谷音。在她看来，这是一部文学品位很高的诗剧，并不靠跌宕起伏的情节取胜，而是注重刻画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编剧王仁杰说此剧“不开门见山，泾渭分明；不过分强调哲理，也不刻意突出主题。写山不显山，写水水不流，一切都在‘意’中”。这样的风格和立意很对黄蜀芹的胃口。黄蜀芹比较满意的电影——《童年的朋友》《人·鬼·情》都是强调意境、用电影语言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那么这台《琵琶行》，她要做的就是如何让昆剧演员用形体与舞蹈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黄蜀芹虽然没有做过昆剧导演，但她看了几十年的戏，包括父亲执导的《血手印》。戏曲中，她相对喜欢安静优雅、如芝如兰的昆曲。

不过，黄蜀芹有个要求：做个旧戏，恢复老昆曲原汁原味的古朴味；而且，为了与这个古朴味相称，她希望这台戏是在三山会馆，一个百年古戏台上演。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琵琶女倩娘、五百年历史的古老昆曲、九十高龄的古戏台，相会于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夏之交——黄蜀芹和上海昆剧团的合作就这么极富创意地开始了。

导演这台昆剧，黄蜀芹动了不少脑筋，她创新地将戏台高度下降，使演戏和看戏处于同一平面，让观众产生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微妙感觉。坚持这种创新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似乎也有点实景戏剧的韵味。

一不做二不休，黄蜀芹干脆再走远一步。按照她的构想，古戏台上不隔后台，不设化妆间，演员就在戏台前的一片空地上化妆、换装，只用一道玻璃屏风将他们和观众隔开，也就是故意把演员的装扮过程呈现在观众面

前，以此消除表演区域与后台的严格界线。就像她幼时躲在侧幕看父母排戏与演出一样，她看到的是一个同时存在的虚拟与真实的空间：在侧幕候场时是演员，上台就变成角色。观众过去不可能看到这种瞬变，戏剧创作者也往往尽量避免这种“穿帮”，但黄蜀芹却觉得这种“穿帮”十分生动而有趣。现在，她也希望观众能获得她当年的感受——他们三

面围坐在戏台边，可以从演员化妆、换装一直看到他们步上戏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但在观众眼中都是表演，都很精彩。也许，黄蜀芹并没有理智地思考过，这样做除了从另一角度可以加强一部戏的审美效果外，也告诉观众，戏要装扮，生活则不用。戏与生活是两个世界，却是相通的。她只是本能地意识到，这么做有新意、有趣味、别出心裁。

“一座高台一炉香，一名挚友一壶茶，一轮明月暮春夜，一曲琵琶说倩娘”，古戏台上，《琵琶行》演得精妙绝伦。150名观众坐在庭院中，仿佛穿越到了那个年代，古趣盎然。

“三山会馆”与众不同的演出吸引了德国“亚太文化周”筹备小组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古色古香的“三山会馆”看完整部《琵琶行》后，当场拍板，邀请剧组去德国参加“亚太文化周”的演出。2000年9月18日、19日，《琵琶行》在柏林上演。与在“三山会馆”的做法相仿，黄蜀芹组织了六位演员在剧场大厅向观众演示化妆、穿服装、贴片子的过程。结果，那几个演员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第二天，剧院采取紧急措施，在大厅里临时搭了一个小平台，便于观众欣赏“戏外戏”。

《琵琶行》在德国仅演两场，但1200座的剧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热情的观众。随着剧情变化，观众们有时哭有时笑。演出结束时，掌声、欢呼声、跺脚声夹杂在一起，长达18分钟。演员谢幕八九次才得以拉上大幕。坐在台下的黄蜀芹静静地享受着作为一个导演的愉悦，心里反复想着那几句话：古老昆曲的东方魅力是无可替代的，戏剧演出的现场魅力也是无可替代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古代还是今天，戏剧就应该有戏剧的方式，应该有那种面对面的交流。

写意光影织妙镜



沈一珠 夏瑜